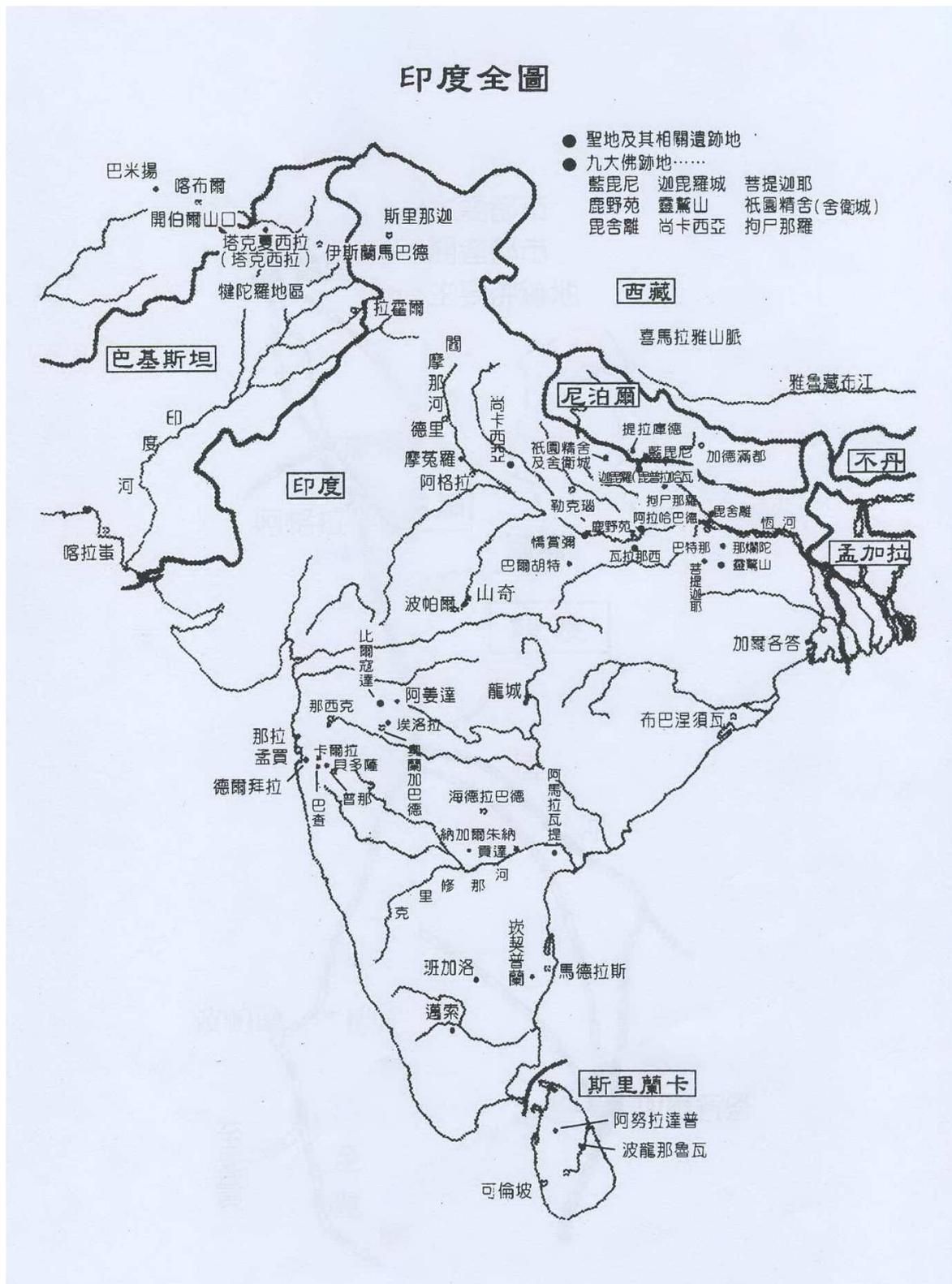


《印度佛教思想史略》

講義目錄

印度全圖p.2
第一章 印度文化與時代背景p.3
第二章 佛教的興起p.5
第三章 釋尊略傳p.9
第四章 印度佛教流變概觀p.11
第五章 「佛法」時期-----聖典之結集p.12
第六章 部派分化p.15
第七章 初期「大乘佛法」p.16
第八章 中觀大乘「性空唯名論」p.18
第九章 後期「大乘佛法」p.20
第十章 瑜伽大乘「虛妄唯識論」p.21
第十一章 如來藏與「真常唯心論」p.24
第十二章 「秘密大乘佛法」p.26

印度全圖



第一章 印度文化與時代背景

一、印度王朝年代

年 代		王 朝		備 註	
-3000~ -1500 年		印度河文明		西方文明	東方文明
-1500~ -1000 年		吠陀創始	旁遮普中心	-1500 雅利安文明 ~佛元	-1800~ 王統文化 ~ -700
-1000~ -700 年		梵教極盛	拘羅為中心		
-700~ -600 年			毘提訶王朝		
-600~ -430 年 佛陀 (-511~-476~ 430) 誕生成道涅槃		教派興起 ● 佛傳 聖蹟	尸修那伽 王朝	東西方文明交會 (奧義書 -700~ -600)	
-430~ -320 年		難陀王朝		摩竭陀國	
-320~ -184 年		孔雀王朝 ...阿育王... ● 山奇,無佛像			
旃陀羅掘多→賓頭沙羅王→阿育王→達摩沙陀那王→多車王 B.C.271~232					
B.C.184~ B.C.73 年		熏迦王朝		弗沙密多羅...→10 地天王	
B.C.73~ B.C.28 年		甘婆王朝		婆須提婆→...→4 善護王	
南北朝	-220~230 年	案達羅王朝 南朝 ● 石窟的起源與開展		或稱娑多婆訶王朝	
	0~ 250 年	貴霜王朝 北朝 ● 犍陀羅,秣菟羅二中心		大乘佛教興起	
225~320 年		分裂			
320~ 490 年		笈多王朝 ● 秣菟羅,鹿野苑二中心		梵文學興盛, 婆羅門教復興, 而成印度教。	
分為 多國	490~690 年	後笈多王朝 ●		摩竭陀	
	490~770 年	伐彈那王朝		中印	
	490~770 年	摩臘婆王朝		西南印	
660~1139 年		波羅(帕拉)王朝 ●			
1139~1206 年		斯那王朝		佛教在印度滅亡	
1207~1526 年		德里回教五王朝			
1526~1803 年		蒙兀兒帝國			
1858~1947 年		英治印度			
1947 年~迄今		印度獨立			

● 印度佛教美術的特質

二、時代的文明

文明	一、印度河文明 史前文明, 大約 -3000 年→ -1500 年				
分期	二、雅利安文明 (西方) ——→ 東西方文明交會			三、東方文明	
年代	-1500~ -1000	-1000~ -700	-700~ -600	-600~佛元	-1800~500
時代	吠陀創始時代	梵教極盛時代		教派興起時代	王統文化

時期	殖民五河地方時期	移民恆河流域時期		開拓南方時期	七國七城十大王統
中心	旁遮普中心	拘羅為中心	毘提訶王朝	摩竭陀為中心	瞻波為中心
思想	由多神到一神教並建立宇宙觀	婆羅門教處於極盛而衰微		達本窮理之學	王族領導思想與婆羅門對抗
聖典	梨俱吠陀 沙摩吠陀	夜柔吠陀 阿達婆吠陀 梵書	奧義書 1.真心之梵我論 2.業感之輪迴說	六師外道興起 思想活躍而陷於混亂。 釋尊誕生	六派哲學學風促使新宗教的勃興，發展出東方新宗教。
特色	崇拜自然神 四姓階級萌芽	確立婆羅門三綱及四姓階級	反婆羅門三綱	1 王族領導宗教 2 反婆羅門之沙門文化	東方宗教勃興
釋尊時代	釋尊是東方的，卻是接近西方的，薰陶東西方文明，攝取東西方文明的精華，吐棄糟粕，創立了佛教。				

婆羅門三綱：婆羅門至上、吠陀天啓、祭祀萬能

四姓階級：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首陀羅

第二章 佛教的興起

釋尊時代，東西方之比較

1. 語言—及吠陀天啟

西方婆羅門	東方
吠陀天啟，吠陀的語法即神或雅利安人的語言。宗教與語言密切結合，加強宗教的信仰。	雅利安人散居各處，每與土著民族混合，語言上到處差別很大，東方已不能說純粹的梵語。
釋迦前後時代，已注意語文的整理工作，如：「式叉論」的聲調學，「闍陀論」的音律學，「毗伽羅	摩竭陀及毗舍離一帶方言，大抵近於拍拉喀利語，後又分化為拍拉喀

論」的文法學，「民祿多論」的吠陀難句釋，種下後來婆羅門教復興的機運。	利（耆那教用）與巴利語（佛教用）等。
釋尊與摩竭陀一帶信徒所用語言，在西方系看來：「我諸聖者，不閑音律，逐句隨文，猶如寶棗置之異器」。	釋尊對各處方言，一律尊重：「聽隨國音讀誦，但不得違失佛意」。
語言為婆羅門教的武器之一，但一到東方，便不能受人的尊重，此時吠陀的權威動搖。	影響婆羅門「吠陀天啟」的權威。

社會組織—破婆羅門至上

西方婆羅門	東方
婆羅門四姓之規定：婆羅門至上，為一最高的特殊階級。 宗教的權威支配一切，決定一切。 四姓階級：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首陀羅（一生族）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雖四姓階級已存在，但宗教師婆羅門地位已降落，由刹帝利領導一切。 政治與權利第一，宗教與思想，受政治的指導，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階段，同時也是東方的民族複雜。
早期奧義書所有 （1）梵我不二論 （2）輪迴業感論 非純婆羅門之產物，而與東方王朝有關。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東方的雅利安人，呼吸到東方的空氣，不大願意受婆羅門之支配。 非雅利安人，也一族一村地在各自為政，自己走向王朝統一的路向。
婆羅門在此社會組織下，只有屈服。為了保持尊嚴，只有不到東方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新宗教與新思想，在東方王朝愛護下興起，射出反婆羅門教之光芒。

2. 祭祀之主要儀式—反祭祀萬能

西方婆羅門	東方
婆羅門教主要儀式是祭祀，夜柔吠陀已有祭祀萬能之傾向；梵書之思想更極端。	重視宗教實質，輕視儀式與慈悲思想之發達，直接影響到婆羅門之宗教。
祭祀主要是血祭 （漁獵時代之遺制） ↓ 演 ↓ 變 奧義書列「不殺生」為德目之一。	因為東方： 1 農業發達 2 愛護生物之思想濃厚 血祭被視為不道德無意義，東方興起的佛教、耆那教、阿耆毗迦外道，都嚴格禁止殺生。
離去宗教，負宗教專職之婆羅門，自然受到冷落。	東方摩竭陀一帶的文明，有他的特色，無怪乎正統的婆羅門，把摩竭陀一帶，看作異教的地

二、釋尊真諦之比較

1. 否定部份

西方傳統婆羅門教	釋尊
A.以為古聖傳述梵天的吠陀一吠陀天啟。 B.創造論。	A.否認傳說吠陀的梵天，即從根本否定一切。 B.關於創造之神話，釋尊稱之為「尊祐論」。以為此思想，不免影響人類的努力與責任心。
「重天輕人」思想流行。	天上不過長壽富貴，其前途只是沒落，不能進求真理與自由的享欲，實在不值羨慕。「人身難得」被提出，「諸佛世尊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人間才是更好的；真理與自由，唯人間才能實現。明確讚歎人間之優越，引導人從天國思想中解放出來，祈禱天神的價值徹底推翻，前途操之在己，決不因天帝與祭師之祈禱而改變。
祭祀萬能，特別是血祭。	釋尊反對，殘殺犧牲凌虐奴僕之大祭祀，簡直作惡。
「阿闍婆吠陀」以來之咒法，占卜星相等。	釋尊認為左之見解，純是無知的迷信，凡未能見真理者，決不接受
假借神權而確立之四姓階級，假託神權之階級制。	以為印度之種姓只是社會之分工，無所謂優劣。這種人為的階級制，沒有接受之義務。
總之，釋尊對神權而引起的祭祀、咒術，給予徹底的廓清。以種種理由發揮種族平等的思想。	

2.融攝之部份：

西方傳統婆羅門教	釋尊
有關人生道德之積極成分，是為 A.想使人類有一種堅定而合理的生活 B.法，是人生正常的生活。 C.社會習慣，善良風俗，合於正確的軌律，都是法。 D.前彌曼薩派，即宣稱祭祀的宗教為「法」。	釋尊之宗教也稱為「法」（內容不止於此），正法中心之佛教雖不是祭祀，然重視人生道德，破除神權與人為的階級，再度確定人生為行之正軌，引導人類進入合理的生活中，實與西方系有共同之傾向。 如：五戒，十善是「世間常道」釋尊繼承此道德傳統，使他深化，不能說與西方系無關
婆羅門教祭祀之三火。	供養三火： A.供養父母名根本火 B.供養妻兒眷屬名居家火 C.供養沙門、婆羅門名福田火
禮拜六方。	佛說六方： 親子、師生、夫婦、朋友、主從、宗教師與信徒間合理之義務
包達耶那法典：五戒 A.不害生物之命 B.語言真實	釋尊所制五戒： A.不殺生 B.不妄語

C.不盜他人財物 D.忍耐 E.離欲	C.不偷盜 D.不飲酒 E.不邪淫
使婆羅門從神秘與不平等階級中，解放出來。肅清神教不祭祀儀式，把人類合理的生活，確立於社會的正常關係上，實為佛教之根本特色。	

3.與奧義書思潮之比較

奧義書之思潮	釋尊
釋尊受其理性的思辨與直覺的悟證影響甚深，亦為佛教解脫的重心。	完整的佛教體系，出發於現實經驗之分析，在此上作理性的思辨再進而作直覺之體悟，所以「要先得法住智，後得涅槃智」。重視經驗的事實，才與奧義書分流。
以自我的本體是真常的，妙樂的，唯心的。釋尊：非見真我以契入梵界。	釋尊看來簡直幻想。自我的錯覺，正是生死的根本，「無常故苦，苦故無我」而從無我以契入正法。
輪迴說 「依業而有輪迴 └依智而得解脫 釋尊大致看作事實，但生死之根源是煩惱。	原則上接受，不過初期業，側重善行為，關於業之體性少有考慮。
奧義書時代流行苦行與瑜伽。	世尊修學時代曾從阿羅邏伽藍摩，鬱陀迦羅摩子專修瑜伽，繼而捨棄。又專修苦行六年，又捨棄，然後到菩提伽耶自覺成佛，明顯的表示不滿。
瑜伽或禪定為攝持身心，以達內心澄靜之直觀，為證悟之重要方法。	佛教中當然有此。
修習禪定每能引發身心超常經驗。	佛教也不否認。
然而修習禪定容易走上神秘之迷信，誇張神通，流弊也是不可免的。	釋尊指示安放在正確的見解，純潔的行為上。認為專修瑜伽不能證悟真理與實現解脫，反之解脫不一定要深入禪定，如偽宣自己有神通，得逐出僧團。
總之，釋尊深入奧義書與瑜伽，認識其長處更了解其危險，所以能採其精意，又能防範他。佛教之解脫道，屬於理智證悟的宗教，實繼承此種學風而來。	

4.東方新宗教之比教

東方新宗教	釋尊
注重現實經驗，重視變化，尊重自由思考，主張種族平等，反對吠陀權威。	釋尊到東方修學，接觸東方之時代精神，佛教的真精神是屬於東方的，與東方之新宗教採同樣的立場。
極端的縱欲與苦行。	抨擊之。倡導不苦不樂之中道，為釋尊 徹始徹終的教說。
「命則是身」之唯物論， 「命異身異」之二元論，	一一加以破斥，代以不落兩邊，無常無我之緣起論。

「色心是我，無二無異，常存不變」之梵我論。	
新思想的缺點： A.在破舊而不能確立新的。 B.見到變動而不能見到變動雜多中的條理。 C.不能確立崇高的理想。 D.傾向庸俗的功利世界，有否定道德否定真理之傾向。	釋尊指出真實的事理，中道的實踐，究竟的歸宿，給予「法性、法住、法界、常住」的特質，也就是真理與道德的建設。
釋尊從自覺獨到的境界中，綜合東西印度的文明，加以洗鍊，完成折中東西的新宗教。道德的，理智的，平等的，自由的宗教特質，為印度各系所偏到的，唯有在佛法中，才完整的統一起來。	

第三章 釋尊略傳

一、釋尊略傳

1.出家前之釋尊：

「釋迦」訓「能」，為種族之名。「牟尼」訓「寂默」，乃聖者之德。合言之為「能寂」，所以尊釋迦族中之聖者也。
釋族非雅利安系，其為黃種也，所住地在恆河支流羅泊提河東北。面積約三百二十方里，盧毗尼河貫期間，遂分十家，各主一城。河之西北迦毗羅衛城，即釋尊父王之治地。
父：淨飯王，母：摩耶夫人是拘利國善覺王之妹。

2.出家：

時代之政教趨勢既明，進論釋尊出家之動機。釋尊入道之初心，社會救濟與生死解脫，實兼而有之。釋尊其有感於國族之苦乎！不為轉輪王，則為一切智人，二者不相兼而不相悖。捨無可為之故國，謀生死之解脫，兼求淑世善生之道，釋尊毅然成行。
二十九歲，比丘化太子，下定決心出家告別妻兒、父老、姨母、宮殿…車匿陪同，犍徒馬飛奔，出迦毗羅，經彌尼迦村行至拘利國外，走進跋伽婆高士所居之森林，一苦行林，父王派三大臣勸駕無功，另派五親言去衛護。

3.成正覺：

釋尊以大悲大智大精進力，宴坐禪思者凡四十九日，於禪定中正觀緣起法，證覺緣起的寂滅，破魔障，得三明。是年十二月八日黎明「夜睹明星」，廓然圓悟而成正覺，因得佛陀之名。

成正覺云者，簡言之，即正覺世間之實相，智明成就而生死永寂。佛陀追述悟道之經過，不外正覺緣起之生滅。釋尊嘗以「我說緣起」示異於外道，持此以為佛法之特質可也。

期間魔王現家人之悲苦，美人關色誘，威脅不成，菩提樹下恢復平靜，頓然大悟，體現諸法真理，完成無上正覺，內心清淨無一絲煩惱，無始以來之生死大苦頓時消除，成為人間最高覺者。

曾作七七之思維，享受解脫之法樂，本想不說法，即入涅槃。嘗慨然：「寧不說法，疾入涅槃」，是何言之痛也！其不易說，即說亦難信難行之道，或解為緣起及緣起之滅；或解為緣起之性空；或解為一乘之實相；所說不必同，而不離緣起正法則一。

長期熟思已，決意唱道一適應時代之方便教，而寓真實於其中，俾漸加格化，以達暢盡正覺之本懷也。

4.轉法輪：

釋尊教化凡四十五年，其足跡所及，東至瞻波，西至拘睢彌及摩偷羅，南至波羅奈，北至迦毘羅衛：猶不出恆河流域。其常住說法之處，非信徒奉獻之精舍、園林，即水邊、林下，大率以清淨而宜教化為主。其有名者，如王舍城之竹園、靈鷲山、溫泉林，舍衛城之祇園、鹿子母講堂，華氏城之雞園，波羅奈之鹿苑，毘舍離之庵羅園、重閣講堂，彌猴河畔之牛角林，迦毘羅衛之尼拘律園，拘睢彌之瞿師羅園等，以在竹園及祇園之時日為多。

釋尊之說法也，不務深邃理論之闡述，不為苦行奇事以惑眾，惟以簡明切實之教旨，示人以中道之行。務使聞法者，人能隨分隨力，去惡進德以自淨其心。

佛法之在恆河兩岸，如春風時雨之化洽無間，固由說法之善巧，解脫道之純正，與適合時代根性之要求，然有賴於釋尊崇高之德性、悲懷、平等、躬行、身教者尤多。

5.入涅槃：

釋尊遊化四十五年，年八十矣。由王舍城而拘尸那，為最後之遊行。於時大眾知佛將滅，未離欲者，悲痛淚落不自勝，佛乃起為作最後之教誨曰：「汝等勿謂失師主，我涅槃後，所說法、律，是汝師也」。佛諭眾有疑者，可疾問之，無得懷疑不求決也。世尊三唱而無人問者，乃更謂弟子曰：「汝等勿懷憂惱，若我住世一劫，會亦當滅。世相如是，當勤精進！自今已後，我諸弟子展轉行之，即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

八十歲，在波婆受純陀之最後供養，最後度須跋陀羅為弟子，於拘尸城娑羅雙樹下涅槃。

第四章 印度佛教流變概觀

印度佛教之發展與佛教美術		喻	佛法特質	佛教大事
佛法時期 以阿育王為代表	根本佛教 約 (BC476~BC431) 年	誕生	聲聞為本之 解脫同歸	佛陀在世說法 45 年。
	原始佛教 約 (BC431~BC300) 年	童年		《阿含》聖典結集， 一味和合之佛教。
	部派佛教 約 (BC300~BC50) 年		傾向菩薩之 聲聞分流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大眾部 ─ 大眾部 ─ 大眾部 └上座部 ─ 分別說部 ─ 分別說部 └┬上座部 ─ 犢子部 └┴┬說一切有部
初期大乘佛教 約 (BC50~200) 以貴霜王朝 為代表	性空唯名系	少壯	菩薩為本之 大小兼暢	龍樹菩薩 (150~250)，起而綜合 南北、空有、性相、大小，以大 乘性空為根本，再建佛教的中 道，形成中觀學系。
後期大乘佛教 (200~500) 以笈多王朝 為代表	虛妄唯識系 真常唯心系	漸衰	傾向如來之 菩薩分流	無著、世親唯識系大成。 後期中觀：僧護傳佛護與清辨。 如來藏依附於中觀、瑜伽而發 展。

秘密大乘佛法 約（500~1206）年 延續笈多王朝	老死	如來為本之 天佛一如	笈多王朝梵文學興盛，促成婆羅門教的復興，而成印度教。佛教衰而重信仰、加持者，在如來果德傾向中，攝取印度教群神與教儀，密教形成。
--	----	-----------------------------	---

導師云：『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機應慎），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

第五章 「佛法」時期——聖典之結集

壹、舍利塔與經典結集

佛陀涅槃後，佛教界有兩件切要的大事：

<p>一、釋尊的遺體——舍利</p> <p>在大迦葉的主持下，舉行荼毘典禮。荼毘遺下來的碎舍利，由拘尸那，摩竭陀，釋迦等八王，分得舍利回國建塔，供佛弟子的瞻仰禮敬，這是在家佛弟子的事。</p> <p>西元前三世紀中，孔雀王朝的阿育王信佛。育王集合一部分的佛舍利，分送到有佛法流行的地區，（多數）在僧寺旁建塔，作為禮敬供養的對象，以滿足佛弟子對佛懷念的虔誠。舍利塔與出家眾的僧寺相關聯，出家眾也漸漸的負起建塔及對塔的管理責任。</p> <p>舍利塔的莊嚴供養，也就傳出舍利的神奇靈感。舍利塔的供養與神奇，是佛教界一致的，對於「大乘佛法」的傳出，是有重大意義的。</p>
<p>二、釋尊的法身——釋尊所說的法，所制的（戒）律一向是傳誦、實行於出家的僧伽中，也部分傳誦在民間。現在釋尊入滅了，為了免於法、律的遺忘散失，各地區佛教的各行其是，所以舉行結集。</p>

根本佛教	原始佛教	部派佛教
佛陀時代，45（49）年的教化活動，是一切佛法的根源。律部僅有波羅提木叉經一部分。	結集聖典： 1. 經（修多羅）：四阿含（或五部） 2. 律（毘那耶）：重要部分	大眾部與上座部分立，繼承原始佛教的發展傾向。

貳、聖典（佛法）的來源與成立

一、聖典的來源	
（一）佛陀自身並無著作，佛弟子也無當場紀錄；無原始手稿，也無最初刊本。	
（二）聖典是佛法，源於佛陀的自證，而為人宣說出來。 其實，佛法不只是口說，不只是佛陀的身口意三業德用，也是佛弟子的清淨三業，故也不只是佛說的。 《大智度論》云：佛法有五種人說：1.佛親口說，2.佛弟子說，3.仙人說，4.諸天說，5.化人說	
（三）佛法是根源於佛陀的自證；而成為人間佛法的，是以佛為根本，以僧伽為中心，統攝七眾弟子，而展開於人間的救世大業。這就是用文句來集成聖典的來源。	
（四）（原始佛教）初階段，離佛不遠，對佛法是有一種明智合理的看法。	
二、聖典的成立	
受持	（一）佛說，剎那間過去了，而留於聽眾內心的，是佛說的影像。在佛法中，稱為「聽聞受持」。 大乘經云：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解——「受持」階段。
傳頌	（二）如依佛說的次第意義，精簡為一定的文句，在虔敬的心中，確信為佛所說。傳授簡略的文句，附以內容解說。這種定形文句，傳布開來，就進入了——「傳頌」階段。
結集	（三）僧伽內部有公認的佛法標準：佛弟子有領悟力特強，成為法義的論說者，名為「持法者」，「論法者」。記憶力很好者，成為「多聞者」。 這種傳頌而來的佛法，要經僧伽大會的共同審定，即名為結集，才被公認為真正的佛說。——「結集」階段。
師承	（四）弟子所說，大致也經歷受持，傳頌，結集三階段，都是當代的名德長老。這是從佛弟子的特殊性中，重現佛陀的教法。在佛弟子的師承傳受中，都會成為思想流派的淵源之一。
審定	（五）還有諸天、夜叉等說，是來自民間，因佛法普化社會。這部分，理智淡感性濃；所宣說的佛法，通俗，簡要，直覺，缺乏分別精嚴的佛學特色。

	在大眾共同審定中，承認是佛法而結集下來。
結集	(六)(根本佛教)，佛陀半世紀的長期教化，傳頌的佛說，弟子說…決非少數。由早期結集，而又日益開展，進入第二期結集，已成為大部。佛法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成為大眾公認的佛法。

參、佛教界公認的兩大結集

名稱	王舍城結集（第一結集）（五百結集）	毘舍離結集（第二結集）（七百結集）
緣起	佛陀涅槃，大迦葉在途中聽比丘云：「…我等於今脫此苦，任意所為，無復障礙」。到達時，阿難又傳佛遺命：「小小戒可捨」，因此下了結集的決心。	西方比丘耶舍在毘舍離，見到跋耆族比丘乞討金錢，認為非法。引起東西方比丘對「十事非法」公論，西方七百比丘來到東方，雙方派代表結集於毘舍離。
主要人物	大迦葉發起結集， 優波離主持結集戒律， 阿難主持結集經法。	西方爭取一切去、沙藍、離婆多長老支持西方，東方不得不敗。
參與	五百比丘	七百比丘
地點	摩竭陀國首都王舍城的七葉窟。	跋耆族的毘舍離。
重要性	決定了初期佛教的動向，也造成佛教分化的必然形勢。	東方雖然失敗，但大眾不的力量愈來愈強，不久終不受上座的制約，而獨立成部。
影響	<p>毘尼取得優先的地位：</p> <o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1. 否定小小戒可捨，確定輕重等持的原則，逐漸完成嚴格瑣碎的律制。 2. 對尼眾採取嚴厲管教，樹立尼眾絕對尊敬男眾的制度。 3. 上座的權威提高。 4. 以戒律為主，加深頭陀精神的佛法，即所謂的小乘。 	<p>阿難晚年長期在東方弘化，身受佛陀宗風之陶冶，如尊重大眾、正法中心、律重根本、男女平等、少欲知足非頭陀、慈悲心重而廣為人間化導。此次爭議之十事，除金銀戒外，盡是些衣食住等瑣碎規制，跋耆比丘容許十事，實是繼承阿難傳佛陀遺命「小小戒可捨」的學風。 阿難對東方的佛教，無疑給予深遠的影響。</p>

第六章 部派分化

壹、「二部、三系、四派」

難陀王朝-320.....孔雀王朝.....184.....熏迦王朝.....73...甘婆王朝...-28					
-431 -300		-270	-200	-100	-50 大乘興起
一味和合	二部	三系	四派	分裂	地理
	大眾部	大眾部	大眾部	戒律之歧見	東,南印
	上座部	(上座)分別說部	化地法藏飲光 銅鑠	教理之爭	中印
		上座(說一切有)部	犢子部——正量部 說一切有部		中印 西北印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上部座	大眾部
成員	多耆年，急於自利，持律守寂，學務律己。	多少壯，重於為人，多聞求悟，學貴化他。
律	深入其微，開遮持嚴。作法惟密，未免拘滯瑣碎。	貴得大體，開遮貴通，作法務簡，不免於脫略。
法	尊舊，得力於推行分別。	好博，得力於歸納直觀。

西系(說一切有部)	中系(分別說部)	東系(大眾部)
尊《雜含》	尊《長含》	尊《增一含》
東系與西系，若不兩立	態度和緩而折中	東系與西系，若不兩立
對戒律， 輕重等持	偏東系	律重根本 ，不拘細行
堅拒「雜藏」，雖知佛法多所零落，而寧缺勿濫。	佛法務求其廣備，遮拾遺聞，未可厚非。	同中系
辨析精嚴	取精用弘	圓融賅攝

貳、部派的律典與論典：

部派	律典	論典
大眾部	《摩訶僧祇律》	《摩訶僧祇阿毗曇》(毘勒)
分別說部	法藏部	《舍利弗阿毘曇》
	化地部	《舍利弗阿毘曇》
	飲光部	《舍利弗阿毘曇》
	赤銅鑠部	《南傳七論》
說一切有部	《十誦律》	《一身六足論》

犢子部（正量部）	《佛阿毘曇經》	《舍利弗阿毘曇》
----------	---------	----------

第七章 初期「大乘佛法」

壹、「大乘佛法」興起的因緣

（一）從「佛法」發展到「大乘佛法」，主要的動力，是「佛涅槃以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 佛弟子對佛陀的信敬與懷念，在：		
1.事相上	發展為對佛的遺體、遺物、遺跡的崇敬；如舍利造塔等，種種莊嚴供養，使佛教界煥然一新。	
2.意識上	從真誠的信仰中，傳出了釋尊過去生中的大行——「譬喻」與「本生」， 出世成佛說法的「因緣」。 希有的佛功德，慈悲的菩薩大行，是部派所共傳共信的，與現實人間的佛——釋尊，有些不協調，因此傳出了：	
3.理想的佛陀觀	現在十方有佛與十方淨土說，菩薩願生惡趣說。這都出於大眾部及分別說部，到達了大乘的邊緣。	
*從懷念佛而來的十方佛（菩薩），淨土，菩薩大行，充滿了信仰與理想的特性，成為大乘法門所不能或缺的。		
（二）從不斷傳出的釋尊過去的本生事跡，歸納出成佛的大行——波羅蜜多，譯為「到彼岸」，也就是「究竟完成」的意思。		
波羅蜜多	1.說一切有部立四波羅蜜多。	
	2.「外國師」立六波羅蜜多——施、戒、忍、精進、靜慮、般若。 是法藏部、說出世部等所用，也是一般大乘所通用的。	
	3.赤銅鑠部立十波羅蜜多。	
*無量阿僧祇劫作功德，欲度眾生，所以沒有一處不是釋尊過去生中，捨身救度眾生的地方。		
為法為眾生而無限精進，忘己為人，不求速成——不急求自己的解脫成佛，而願長期在生死中，從利他中完成自己。菩薩修行成佛的菩薩道，無比的偉大，充分表現出來；這才受到佛弟子的讚仰修學，形成『大乘佛法』的洪流！		
般若	菩薩道繼承「佛法」，自利利他，一切都是以般若為先導的。般若的體悟法性，名為得無生法忍；知一切法實相而不證，登阿鞞跋致位——不退轉。以前，名柔順忍。	
三心	修菩薩行的，「 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大悲為首，用無所得而為方便 」。菩提心，大悲，（般若）無所得，三者並重。如以般若為先導來說，般若於一切法都無所得，在聞、思、修、證中，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大乘佛法」的甚深，依般若無所得而顯示出來。	
慧增上 ↓ 信增上	一般人嚮往有心，而又覺得不容易修學成就，所以有「魚子、菴羅華，菩薩初發心，三事因中多，及其結果少」的慨歎。恰好大眾部等，說十方世界現前有佛，於是信增上人，以念佛（及菩薩）、懺悔等為修行。求生他方淨土，見佛聞法，而得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三）由於「對佛的懷念」，所以「念佛」、「見佛」，為初期大乘經所重視的問題		
重慧的菩薩	勝義的真實觀	「無所念名為念佛」，「觀佛如視虛空」。
重信的菩薩	世俗的勝解觀	觀佛的色身相好，見佛現前而理解為「唯心所現」。

這二大流，初期大乘經中，有的已互相融攝了。西元一世紀起，佛像大大流行起來	
觀佛（或佛像）的色身相好， 也日漸流行。	「唯心所現」；（色身相好的）佛入自身，經「佛在 我中，我在佛中」，而到達「我即是佛」。
這對於後期大乘的「唯心」說，「如來藏」說；「祕密大乘佛教」的「天慢」， 給以最重要的影響！	
佛法越來越通俗，從「觀佛」、「觀菩薩」，再觀（稱為「佛教令輪身」的）夜叉等金 剛；「天慢」——我即是夜叉等天，與「我即是佛」，在意義上，是沒有多大差別的	
「原始佛教」經「部派佛教」而開展為「大乘佛教」，「初期大乘」經「後期大乘」 而演化為「祕密大乘佛教」，推動的主力，正是「佛涅槃以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 念」。	
在大乘興起聲中，佛像流行，念佛的著重於佛的色身相好，這才超情的念佛觀，漸 漸的類似世俗的念天，終於修風、修脈、修明點， 著重於天色身的修驗 。	

貳、「佛法」與「大乘佛法」之差異

	「佛法」		「大乘佛法」
發心 不同	修出離行，以「逮得己利」。		以「發菩提心，修菩薩行，成 就佛果」為目的。
探究其 根本差 異	對於 「律」	「導之以法，齊之以律」，以達 成正法久住，利樂眾生為目的	重「法」的自行化他，而不重 「律」的。
	對於 「法」	緣起說，從眾生一人類現實心 中，知迷悟、染淨的必然而通 遍的「法」，觀一切為無常、 苦、無我我所而契入的。	卻以為這是世俗諦說，要依勝 義諦說。如：《佛說文殊師利淨 律經》說：「彼土眾生，了真義 諦以為元首，不以緣合為第一 也」
世俗諦 與勝義 諦之別	「此土」，是釋尊以來傳統的 「佛法」；以緣起（四諦，世 俗諦）為先要的。		「彼土」，是文殊所宣揚的「大乘佛法」。 以了達真諦——勝義諦為先，菩薩從東 （南）世界來，也就出現在東南印。
法住智 與涅槃 智之別	「不問汝知不知，且自先知法 住，後知涅槃」如實之緣起的法 住智，是修道的必要歷程，決不 能離世間的如實知而能得涅槃 的。		無論是利根、中根、鈍根；初學、不 退讓，都直從與涅槃相當的「甚深 處」入門。
而【般若經】是「初期大乘」的重要經典，充分表達了這一意趣，試引經所說：「深 奧處者，空是其義、無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染、寂滅、離、如、法 性、實際、涅槃。如是等法，是為深奧義。」			

第八章 中觀大乘----「性空唯名論」

龍樹菩薩傳

年代	西元 150~250 年，（案達羅王朝時期）。
出家前	菩薩乃南印之婆羅門，天資聰穎，事不再告，於吠陀等世間學藝，彌不 練達。

出家因緣	嘗與契友三人，聘情極欲以為樂，潛入王家，穢亂宮廷。事覺，倖免於難，乃悟欲為苦本，厭離心生，詣佛塔出家受戒。		
出家綜合 南北、空 有、性 相、大小	先在說一切有部寺院中出家受戒，讀誦聲聞乘的三藏。	北有、重 相、小乘	九十日中，誦三藏盡達其意，更求餘經，都無得處。
	後於北方雪山深處一佛塔中，遇老比丘，授以大乘經典，讀而善之。	南空、重 性、大乘	
初期大乘是興起於南方，而大盛於北方的。北方大乘教區，是以烏仗那山陵地帶為中心，而向東、西山地延伸，向南而到犍陀羅。			
時代背景	北印	《婆沙》初編，《婆沙》師執一切有而礙空，執小障大，專橫不可一世。	
	南印	方廣學者，執一切空而壞緣起，執理而廢事，說一切法如龜毛、兔角之常無。	
菩薩攻異端，暢中道	斥迦旃延尼子為非釋子，其弟子輩為生死人。以方廣者為邪空，信戒無基而取一空。息戲論之雲霧，朗中道之秋月，大乘光芒萬丈，安達羅王朝與有榮焉！		
《中論》等出	法界雷動，智者欣受，愚者驚攝，大乘乃不復依傍小宗，卓然自立，宜後之言大乘者，咸仰菩薩為大祖也。		
菩薩師資	提婆菩薩	師子國人，初於犢子部出家。嘗不避萬人之怒，抉大自在天神像之寶目，以明神之無靈，又自抉一目以報之，人因以迦那（一目）提婆稱之。後來扣龍樹之門，執弟子禮，精中觀，斥破外道，不遺餘力。其著作以《四百論》為最著，其終為外道利刃刺之，命未畢頃，猶愍此愚頑而善遣之。為法不惜身，無我不瞋敵。	
	羅睺羅跋陀羅	提婆弟子，亦曾譯《中觀》。	
	再傳龍樹	漸為唯心、密咒之弘傳。	
	龍樹菩薩師資之學，經煞車王子須利耶沙摩之介，以之授鳩摩羅什三藏而傳來中國，弘布彌廣。其在印度，則提婆以去，日漸衰落，即《大智度論》等，亦迭失無聞矣！		

龍樹菩薩之著作：

	論名	《印度佛教思想史》	《印度之佛教》	
明甚深法義	《中觀論》 4卷	龍樹本頌與青目釋論合編的。傳說出於《無畏論》，《無畏論》是龍樹所作偈頌（及注釋）的總集。	闡發緣起性空之深義，揭示生死解脫之根本。	深觀
	《十二門論》 1卷	論中引到龍樹所造《七十空（性）論》。		
廣	《大智度論》 100卷	中品《大般若波羅密經》的釋論，也是經、論合編的。	釋《大般若經》之第二分。	廣
	《十住毗婆沙》	是《華嚴經》〈十地品〉之廣說，		

明菩薩大行	論》 17卷	僅解說二地。是菩薩道----十地的廣釋，可能就是《莊嚴佛道論》。	地品》，即以深見而暢發菩薩之大行。	行
	《大智度論》與《十住毗婆沙論》是在甚深義的基石上，明菩薩廣大行，對於境、行、果都有所解說，特別是聲聞與菩薩的同異。			
	龍樹曾在北方修學，弘傳於北方，很早就經西域而傳入我國。北印度的佛教漸漸衰落，後起的佛護、清辨生於南方；在中印度學得中觀學，又弘傳於南方。所以西藏後期所傳中觀學，竟不知有《大智度論》等，世俗安立，也就不免無所適從了。			

第九章 後期「大乘佛法」

壹、後期大乘經

後期大乘經典	雖也是部類眾多，而以如來藏、佛性，及與如來藏思想接近的佛菩提、涅槃功德的闡揚，為後期大乘經的一般傾向。	從南而北
大乘論典	無著、世親造論通經，成立阿賴耶識為依止的瑜伽行派。	從北而南
	瑜伽派的發揚，中觀派也告中興；兩派的「相奪相成」，與兩派內部的論爭，使論議進入嚴密的思辨時期。	
經典是從南而北的，論書是從北而南的，相互交流，而中印度的佛法，從笈多王朝（西元 320~ 490）起，再成為佛法的主流。		
200~500	後期大乘經，大多已經傳出。	
500~	一則論議的風氣高張，	

六世紀以下	一則是一個新時代（「秘密大乘佛法」），正孕育接近成熟，將流布面目一新的教典。
這一時代 200~ 500	南方案達羅王朝（-220~230），於西元二二五年滅亡。 北方的貴霜王朝（0~250），三世紀也日漸衰落，印度又是到處分裂割據的局面（250~320）。
旃陀羅笈多第一	自摩竭陀興起，於西元 320 年，建立笈多王朝。 經薩母陀羅笈多，到了旃陀羅笈多二世，
旃陀羅笈多二世	國勢相當強盛，統治了東、西及北印度，南印度也表示臣服。那時，梵文學大大的興盛起來（引起以後印度教的盛行）。
鳩摩羅笈多末期 455 年前	北方受白匈奴，即我國史書中的嚙噠的侵入；不斷來侵，國力大受損耗，終於在五世紀末，北印度落入嚙噠的統治。 佛教受到嚙噠的摧殘，北印度的佛教，開始走向衰落。
鳩摩羅笈多以後，笈多王朝分化了；中印度「大乘佛法」的兩大中心—— 東方摩竭陀，西方摩臘婆，也因此漸漸形成。	

第十章 瑜伽大乘----「虛妄唯識論」

大乘佛教的三大正軌：		
龍樹菩薩	150~250 年	中觀學派
無著菩薩	336~405 年	瑜伽行派
世親菩薩	361~440 年	

(一)無著與世親

無著與世親是兄弟，犍陀羅人。無著依化地部出家，世親從說一切有部出家。無著修學大乘，在阿瑜陀國，夜晚上昇兜率天，從彌勒菩薩受學『瑜伽論』——應該是稱為『十七地論』的「本地分」。實是事出有因的：

一、彌勒是未來佛，現在兜率天宮，是佛教界公認的。如對佛法有疑難而無法決了，可以「上昇兜率問彌勒」。

二、問答決疑，一般是與所見聖尊的法門有關的。無著見彌勒，在早期大乘經中，佛為彌勒說的，彌勒為大眾說的並不多。。與彌勒有關的少數經典，思想都與後起的瑜伽行派相同，這是值得注意的！

三、『瑜伽師地論』是以瑜伽行為中心，攝持境相與果德的。瑜伽行，都是有所傳承，展轉傳授而後集出的。

* 依上三點，可以推定為：在未來彌勒的信仰下，北方有不滿說一切空，不同意偏讚大乘的彌勒學；也有含攝離越寺所傳的聲聞瑜伽，彌勒的大乘瑜伽行；北方確有姓彌勒而被稱為菩薩的大德。無著出於這樣的北印度，總持傳統的聲聞行，面對當時的大乘法門，有不能貫通的地方，在修彌勒觀行中，見彌勒菩薩，而得到疑滯的決了；也就依此而集出，作為彌勒所傳的『瑜伽師地論』「本地分」——『十七地論』。這是**瑜伽行派學行的根源**。

無著有所受而傳出的早期論書，可歸於彌勒；無著後來有所抉擇，有所發展而造的大乘論，應該說是無著造的。依據這一原則，

彌勒論：

一、『瑜伽師地論』	『十七地論』。
二、辯[分別]中邊論』	本頌，真諦、玄奘譯。
三、『分別瑜伽論』	沒有譯出，大概與『解深密經』的「分別瑜伽品」有關。
四、『辯法法性論』	現代法尊由西藏本譯出。 西藏所傳，有彌勒解說『般若經』的『現觀莊嚴論』。

(二)無著論：

一、『大乘莊嚴經論』	唐（733年）波羅頗蜜多羅譯。品目是依『瑜伽』「本地分」「菩薩地」的，而在「菩提品」中，廣說「法界甚深」，三身、四智；在「述求品」中，廣說唯識。依玄奘所傳，本頌是彌勒造的。
二、『攝大乘論』	我國有四種譯本。依『阿毘達磨大乘經』的「攝大乘品」，以「十種殊勝」，作有條理而詳明的，成立不共二乘的大乘唯識。
三、『阿毘達磨大乘集論』	唐玄奘譯。「遍攝一切大乘阿毘達磨經中諸思擇處」，是與『阿毘達磨大乘經』有關的。本論是阿毘達磨論：「本事分」四品：「三法品」明「自相」與「共相」；「攝品」明「攝」；「相應品」明「相應」；「成就品」明「成就」——這是阿毘達磨的主題。 本論是以大乘立場，賅攝二乘的。莊嚴大乘，攝大乘，集大乘，應該是無著的主要論著。
四、『瑜伽師地論』的「攝抉擇分」	廣論「五法」：引『解深密經』全部，及『寶積經』的本母。對『瑜伽』的阿賴耶識，以八相論證其決定是有的；依阿賴耶建立流轉與還滅。無漏新熏說，與『攝大乘論』相同。這是無著對「本地分」所有的抉擇。『瑜伽論』的後三分，「攝事分」中事契經的本母，確定與說一切有部的『雜阿含經』相合。這可能是舊有傳來的，而綜合為『瑜伽師地論』五分。表示大乘是勝於聲聞的，而佛法根源在「阿含」。
五、『顯揚聖教論』	玄奘譯。前三品，攝『瑜伽論』的文義；後八品——「成無常品」，「成苦品」，「成空品」，「成無性品」，「成現觀品」，「成瑜伽品」，「成不思議品」，「攝勝義抉擇品」，著重於觀行，明勝過聲聞的大乘深義。

六、『六門教授習定論』頌	唐義淨譯，這是有關止觀修行的。
七『金剛般若（經）論』	隨達磨笈多譯，以「七種義句」來解說經文。據『金剛仙論』的傳說，這是彌勒所造的長行義釋，由無著傳受流通。還有『順中論』，元魏瞿曇般若流支譯，是隨順『中論』的，題無著造。西藏譯本中缺，這是可疑的。

(三)世親的論書：

一、『辯中邊論』	這部是彌勒頌的解釋。
二、『大乘莊嚴經論』長行	這三部是解釋無著論的。
三、『攝大乘論釋』	
四、『六門教授習定論』長行	

世親的主要創作：

五、『唯識二十論』	有頌與長行，有三種漢譯本。這部論，成立「唯遮外境，不遣相應，內識生時似外境現」的唯識說；遮破種種外人的疑難，是重於遮遣外境的。
六、『唯識三十論』頌	重於成立唯識的事理、行果。傳說是晚年所作，沒有長行解說就去世了。『唯識三十論』，成為後起的唯識學者，研究與解說的重要論書。

在漢譯中，世親有不少的釋經論：

一、『十地經論』	元魏菩提流支譯
二、『文殊師利菩薩問菩提經論』	
三、『勝思惟梵天所問經論』	
四、『彌勒菩薩所問經論』	
五、『大寶積經論』（西藏所傳，這是安慧造的）	
六、『涅槃（經）論』	
七、『妙法蓮華經憂波提舍』（又有勒那摩提譯本）	
八、『無量壽經優波提舍』	
九、『寶髻經四法優波提舍』	東魏毘目智仙譯的
一〇、『轉法輪經優波提舍』	
一一、『三具足經優波提舍』	陳真諦譯的
一二、『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	
一三、『遺教經論』	

北魏早期（西元五〇八——五四〇年）譯出的世親論，主要是些釋經論；譯者是北印度人，可能與當時當地的學風有關。

在這些釋經論中，『十地經論』與『無量壽經優波提舍』，對中國佛教的影響極深！

(四)虛妄唯識論：

大乘不共的唯識說，雖有不同派別，然依虛妄分別識為依止，是一致的。	
虛妄分別的根本——阿賴耶識，是妄識，剎那剎那的生滅如流；攝持的種子，也是剎那生滅，瀑流那樣的恆轉。	
一、以虛妄分別攝持種子為	依此而現起一切，「一切唯識現」，是「緣起」的從因

依，	生果。	
二、現起的一切法，	境不離識，	「一切唯識現」，
	境依識起，	是「緣起所生」的依心有境。
（現起的一切，境不離識，境依識起，「一切唯識現」，是「緣起所生」的依心有境。）		
雖有二系，都是虛妄分別識為依的唯識說，所以導師稱之為「虛妄唯識論」。		

綜觀瑜伽行派，以眾生生死事為出發點：

「佛法」尊重	瑜伽行派依「緣起」以成立一切，保持了「佛法」的特色。
「緣起」	依此說迷妄而生死，
「緣起所生」	轉迷染而清淨解脫。
也就因此，重於正常道的「多聞熏習，如理思惟」。雖發展流行於「後期大乘」時代，傾向「唯心論」，而沒有落入偏重信仰與神秘的佛教！	

「佛法」主要為了	瑜伽行派因此而提出 轉依 一詞。	
轉迷啟悟	轉生死為涅槃	生死雜染等所依轉去了，
轉雜染為清淨	轉迷妄為菩提	轉而顯現成就的，名為轉依。
總之， 轉依 是轉生死雜染而得清淨法界，也就是不可思議的般涅槃界。		

第十一章 如來藏與「真常唯心論」

壹、西元四世紀後半起

虛妄唯識系	真常唯心系	（後期）性空為名系
如上一章	這時期，重在如來本具的如來藏說，在重信仰與修持（念佛）的學流中，流行不衰。	「初期大乘」經與龍樹的「一切皆」空說，也在流行；佛護與清辨的興起，使後期龍樹學大盛。
如來藏說與瑜伽學，有了相互的影響，開展不同的新猷：理論傾向於真常的唯心，事行傾向於念佛。		
三系論義的多采多姿，非常興盛，而在適應印度的時代文化下，重信仰重修持的傾向，由真常的如來藏心說，推進佛法到另一階段——「秘密大乘佛法」。		

貳、如來藏與我

虛妄唯識系	真常唯心系	（後期）性空為名系
真如、法界 這是無著與世親論的見解，多少融會了如來藏說。	如來藏我 ，是『大般涅槃經』說的。從如來常住，說到如來藏我，我是「常樂我淨」——四德之一，是如來大般涅槃的果德。	『大般若經』說「 實有菩薩 」，世親解說：「顯示菩薩實有空體」，以為菩薩以實有空性為體。
陳那這一系，重於論理，接近『瑜伽論』義，所以不取無著、世親調和真常大我的意見。		

參、代表如來藏說主流的

	魏（西元 508 年來華）勒那摩提譯，四卷，堅意造。有說是世親造
--	----------------------------------

一、 『究竟一乘寶性論』	的，西藏傳說彌勒論。
	立有垢真如，無垢真如；轉依。三身——實體身，受樂身，化身；二障——煩惱、智（所知）障；二種（出世間）無分別智；無漏界等，都是與瑜伽學相合的。
	但五法，三自性，八識，四智，卻沒有引用；不取瑜伽學的種子說，不說唯識所現。這可能是學出瑜伽系而自成一派；更可能是如來藏說者，引用瑜伽學的法義來莊嚴自宗。
二、 『法界無差別論』	唐提雲般若譯，也是堅意造的。
	以菩提心為主，以十二義來解說。菩提心是菩薩位中，依如來藏而修證圓滿的；內容與『寶性論』相通。
三、 『無上依經』	被編入『勝天王般若經』（西元 548 年傳來），即『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六會。
	組織與內容，與『寶性論』相近，應該是參考過『寶性論』的，信（發菩提心）為種子，般若為生母，定為胎藏，大悲為乳母：在『大乘莊嚴經論』中，是菩薩善生的因。
	「為無上菩提作因」，比『寶性論』為如來藏的因，似乎要適當些。
	不取如來藏九喻，如來事業九喻，要接近瑜伽學些，但的確是如來藏說。
發展中的如來藏說，與瑜伽學的關係是很深切的。	

肆、**『寶性論』**

生佛不二	眾生因位	如來在纏名如來藏	佛界	佛性	佛所依止的因——界。 （如來藏異名）
	如來果位	眾生出纏名為法身	實體	菩提	圓滿證得的菩提。
			德相	佛法	佛所圓滿的一切法，也就是功德。
			業用	佛業	利益眾生的事業。

「一葉落而知秋」，**『寶性論』**與**『無上依經』**的出現，暗示了印度佛教冬季的迅速來臨。

第十二章 密教之興與佛教之滅

秘密思想之濫觴

印度文明		咒法	秘密教
梨俱吠陀	祭祀萬能 「三明」	息災	息災
沙摩吠陀		咒詛	調伏
夜柔吠陀		開運	增益
阿達婆吠陀	以咒術為中心，乃鬼魅幽靈之崇拜，用以適應低級趣味者。	幻術	(與咒法大致相同)
釋尊出世，斥婆羅門「三明」，而猶略事含容。於咒法、幻術，則拒之唯恐不及。			

大乘佛教與密教之關涉：

大乘佛教	秘密教
大乘佛教與秘密，無必然之關係，然大乘佛教之興起，確予秘密思想以活躍之機。	
佛力無量，菩薩願大，他力加持之思想乃勃興。	菩薩遍入六道，龍、鬼、夜叉中，自應有菩薩存在。
佛弟子之編集遺聞，融攝世俗，	既以魔王及外道師宗多菩薩之示跡，又以天、龍、夜叉之護法，而謂傳自夜叉或龍宮。魔王、外道、天、龍、夜叉與菩薩同化之傾向，日益顯著。
『十地經』之金剛藏，亦夜叉之一。『大智度論』謂夜叉語音隱密雜亂不易知，此與密咒之密有關。	尤以夜叉為甚。夜叉本為達羅維荼民族之神群。佛世傳有金剛力士護佛，『密跡經』即謂其為大菩薩，以護持千佛之佛法而示現夜叉者。夜叉手執金剛杵，金剛乃常住不壞之寶物，因與真常論特相契合。
自中印法難，安達羅王朝之文化大啟，大乘由此而勃興，夜叉即於此菩薩化。	後之傳密法者，謂龍樹開南天竺鐵塔，見金剛薩埵而後傳出；密典多以秘密主或金剛手為當機者，其間之關係，固顯然可見也。
大乘佛教之演化為密教，雖千頭萬緒，而菩薩與外道、龍、鬼、夜叉之合化，為一特要之因素也。	

印度佛教之衰亡

佛元八世紀以來，		
外	佛教外以印度教之復興，於具有反吠陀傳統之佛教，予以甚大之逼迫。	
內	內以「唯心」、「真常」、「圓融」、「他力」、「神秘」、「欲樂」、「頓證」思想之泛濫，日與梵神同化。幸得波羅王朝之覆育，乃得一長期之偏安。	
	末期之佛教	論理務瑣屑玄談，供少數者之玩索； 實行則迷信淫穢，鄙劣不堪！
外	可謂無益於身心，無益於國族。律以佛教本義，幾乎無不為反佛教者！	
<p>佛教已奄奄一息，而又有強暴之敵人來。佛元十四世紀初，阿富汗王摩訶末，率軍侵略印度，佔高附而都之，回教漸滲入印度內地。每侵入，必舉異教之寺院而悉火之。佛教所受之損害，可想見也。於是恆河、閻浮河兩岸，西至摩臘婆，各地之佛徒，改信回教者日眾。其佛教僅存之化區，惟摩竭陀迤東耳。迨波羅王朝覆亡，回教之侵入益深，漸達東印，金剛上師星散。</p> <p>不久，王室改宗，歐丹富多梨寺及超岩寺，先後被毀；即僅存之那爛陀寺，亦僅餘七十餘人。佛教滅跡於印度大陸，時為佛元十六世紀。佛教興於東方，漸達於全印，次又日漸萎縮而終衰亡於東方。吾人為印度佛教惜，然於後期之佛教，未嘗不感其有可亡之道也！</p>		